

大唐悬疑录

最后的狄仁杰5

讲述帝国宰相、千古神探狄仁杰最后一年的最后一案

唐隐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大唐悬疑录

最后的狄仁杰5

唐隐 著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悬疑录:最后的狄仁杰.5 / 唐隐著. -- 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02-014597-3

I. ①大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16773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62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597-3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人物表

- **狄仁杰** 字怀英，唐代武周时期宰相。因政绩卓越，武则天称其为国老；因无案不破，百姓视其为神探。
- **袁从英** 狄仁杰的卫队长，心思细腻，对狄仁杰忠心耿耿。后因故前往边关庭州，与朝中的狄仁杰一内一外，共同化解一场场牵连甚广的阴谋诡局。
- **狄景晖** 狄仁杰的第三子，自大自负，后因故流放庭州，有所改变，与袁从英一同协助狄仁杰。
- **韩斌** 袁从英救下的男童，对其极为依赖。曾经和哑哥哥相依为命多年，因此非常善于照顾人。
- **武则天**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，唐朝第六位皇帝，称帝期间改国号为周，定都洛阳。
- **沈槐** 在袁从英前往庭州后成为狄仁杰的卫队长，表面可靠忠诚，实则野心勃勃。

- **周梁昆** 鸿胪寺正卿，因为“生死簿”的秘密走向万劫不复之地。
- **裴素云** 河东闻喜裴氏后人，名相裴矩的重孙女儿，庭州萨满女巫。与袁从英有着非比寻常的情谊。
- **梅迎春** 西突厥突骑施部的王子，性格豪爽，精通汉学，来到大周希望获取武皇的支持。
- **杨霖** 性格软弱，随波逐流，在一个神秘人的胁迫下来到长安，执行某个任务。
- **郁蓉** 狄仁杰年轻时相识的女子，二十五年前意外离世，蕙质兰心，却一生坎坷。
- **沈琤** 沈槐的堂妹，纯真简单，对沈槐有很强的依赖，几乎言听计从。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妖祸 / 1 |
| 第二章 | 重生 / 33 |
| 第三章 | 会试 / 66 |
| 第四章 | 良缘 / 98 |
| 第五章 | 疑情 / 131 |
| 第六章 | 伤别 / 165 |
| 第七章 | 孤魂 / 200 |
| 第八章 | 凶嫌 / 235 |
| 第九章 | 回首 / 270 |
| 第十章 | 寒兰 / 305 |

第一章 妖祸

盛夏中的庭州，日落得特别晚，戌时已过了很久，火红的艳阳还高悬在博格多山顶，将远方的片片山脊和近处的层层屋顶染成一片金黄。刚刚摆脱了从春末到盛夏的桩桩危机和变故，仿佛是为了弥补所有的恐惧和伤害，庭州的各族百姓以愈加巨大的激情，投入日常生活的欢愉之中。日日弥久不落的太阳也来助兴，更为这场劫后余生的狂欢推波助澜。庭州城内外的欢歌笑语、曼舞饮宴，从晨至昏，几乎通宵达旦。

庭州虽然早有朝廷建制，刺史府衙门代表大周天朝的皇权对此地实施管理，然而毕竟是塞外边城，总和中原大城镇的严格管制有天壤之别，世代杂居庭州的各族各邦人士更不习惯受太多的拘束，因此汉人在此的统治只以羁縻的方式施行。庭州尽管也有城墙城防，但通常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于夜间关闭城门，中原城市的宵禁制度更是无从谈起。这些天来，西域战事已定，疫害又除，官府体谅民众舒散心情、及时行乐的愿望，干脆日夜城门大敞，任人出入，且由着大家趁这大好的夏季快活个够。

白天的温度实在太高，干燥的热风时时裹挟着沙陀磺上呛人的沙尘，孩子们都躲在家里不肯出门，反倒是吃过晚饭以后，离天黑还有好长的一段时间，才是他们玩耍的最佳时机。此刻，正有几个胡汉混杂的儿童，在庭州西南的小片荒地上欢叫奔跑。

这片荒地处于庭州城的城墙之外，向南逐渐延伸入高耸雄浑的博格多山脉，周遭十分冷僻，看不到人迹，只有一座破败佛寺的黄色院墙，在不远处的树林背后露出几许断壁残垣。在附近百姓的眼中，这座门上挂着“大运寺”牌匾的佛寺十分神秘，因为白天几乎看不到有人出入，晚上又常有古怪的诵咏之声隐约传来。偶尔有些夜行经过的路人还曾经看到过，佛寺后院直通博格多山的山路上，有鬼火般的灯笼微光闪烁。这一切构成了关于大运寺是座凶寺的可怕传说。要是在平常，孩子们才没有胆量来这附近玩，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允许。但是最近这些日子以来，整个庭州都洋溢着天下太平的喜悦，人们不知不觉放松了警惕，还凭空多出了些无畏的胆气，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危险悄悄逼近了。

这是一群五六十个岁不到的孩子，今晚特别约好来大运寺探险，就是要在其他小伙伴面前充大胆、逞英雄。他们一路大声说笑打闹着往大运寺走来，虽说时间已晚，日头却还好好地高挂着，周围和白天一样亮堂，实在没什么可怕。为了找点儿来过此地的证据，孩子们踏上遍地杂草和沙石夹杂的荒地时，还捡了些奇形怪状的小石子、几块黑黢黢的瓦罐碎片，可惜没找到什么特别的。就这样，他们走走停停，穿过寺院前稀疏的枯树林，终于来到了大运寺前。

说来也怪，一到大运寺近旁，温度似乎瞬时降低了不少，炎炎夏日的热风到这里骤然转凉，吹在身上阴森森的，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抬头看看天上，晚霞灿烂，漫天艳红中，一轮银白的新月与夕阳辉映，在博格多山的山巅构成一幅既绚丽又诡异的

图景。大运寺的院墙上长满了杂草，在晚风中瑟瑟摇动，院墙里面鸦雀无声，却又隐隐有些微难以描述的动静。孩子们停下脚步，其中胆小的已经吓得变了脸色，舔着嘴唇无论如何不肯再向前了。

——可现在离开就意味着前功尽弃，肯定要被小伙伴们嘲笑，领头的那个男孩胆子更大些，想了想，招呼大家说：“天还亮着呢，咱们就翻进院子里找两样庙里的东西带上，只要能证明咱们来过就行！”其他孩子稍做犹豫，还是跟了上来。因院墙太高，难以翻越，他们便绕着院墙转起来，想找个缺口爬进去。这大运寺煞是古怪，粗粗看来其貌不扬，贴着院墙一走才发现，还真是阔大无比，院墙连绵不断，一时都走不到尽头，而且越往后绕越是荒凉，好像直接潜入了黑暗的深山之中。天色开始转成晦暗，孩子们再不敢前行了，丝丝凉意从墙内逼出，一瞬间就让人从头寒到脚，最胆大的孩子这时也止不住哆嗦起来。突然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，撒腿就跑。

刚跑到寺院前部的院门前，那扇紧闭的黑漆大门“咣当”一声敞开了。孩子们吓得一愣神，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，傻傻地往那开启的门里看去。与此同时，好像有一幅巨大的黑幕猛然被掷上暮色昏沉的天空，冥暗的天色顷刻变得漆黑，最后一抹晚霞的红光仿佛天际撕扯出的血痕，只闪了闪，便彻底隐匿在暗夜中。日月星辰，所有的光明一齐消失了。

最初的沉寂过后，淡淡的白雾从大运寺的院门中飘出，在黝深的黑夜中不断伸展，很快便将门边呆立着的孩子们围绕其中，白雾中透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怪味，孩子们却似浑然不觉，既不吵闹也不逃跑，一个个呆若木鸡，瞪得滚圆的眼睛全无光彩，竟都已魂飞魄散！

“真神降临，果然有送上门来的牺牲。”门内，响起半男不女的惊人嗓音，伴着几声似哭又似笑的怪响，紧接着便是声声不

绝的呼唤：“来啊，来啊……”就在这毫无起伏、阴森恐怖的诵读中，孩子们如陷梦境，乖乖地朝门内鱼贯而入。

“献祭的时间快到了，出发吧！”

山路间，一小队人悄无声息地潜行而上，乌云遮月，山道四周漆黑如墨，他们却熟门熟路，方向丝毫不乱。很快，这队人来到一个小小的山坳处，山坳的中间燃着个巨大的火堆，已经有人在那里添柴拢火。火堆烧得很旺，亮白色的火焰蹿得老高，但因此地陷于崇山峻岭的包围之中，从山下根本发现不了。

山下刚上来的队伍汇集到火堆前，在原先的那些人身后一字排开，齐齐跪倒在地。枯枝干柴在火堆中燃出噼啪的声响，众人匍匐在地，念念有词地诵读了一番。队列最前方站起一人，暗黄色的神袍从头罩到脚。他双手合十，对着火堆又祈祷了几句，猛地转过身面向天空，伸出双手，高呼着：“神的使者！请你来指引我们崇拜天神吧！”

随着他的呼喊，所有的人都面向博格多山上的方向睁大眼睛，拼命蠕动着嘴唇，原先压抑的祈祷声越来越急促，越来越高亢。就在这一片疾疾如入癫狂的诵咏中，前方山路地狱般的黑沉中，慢慢闪现出一个人影。

这人头顶上覆着一顶由动物骸骨雕成骷髅的法冠，四周同样垂落刻满骷髅的小圆骨串，全身披挂着黄色神袍，所不同的是，神袍上粘满五彩斑斓的孔雀翎。当这人从漆黑的夜幕中走出，一步三晃到火堆前时，遍体的孔雀翎在火焰的映衬下，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华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“献给天神的牺牲在哪里？”她开口了，却是个女声。

领头那人倒头便拜：“都准备好了，请使者主持祭祀吧！”

她点了点头，隐在骷髅骨串后的面庞上，只有一对眼睛放出凄厉的锐光。她的视线缓缓扫过伏倒在脚下的众人，微微扬了扬手。

有几个人立即站了起来，每人手中都拖个大大的黑色布袋，目不斜视地走到火堆前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死盯着他们手上的动作。布袋敞开，露出孩子们呆滞的脸蛋。被塞在布袋里闷了这么久，他们的小脸上都挂满汗珠，却没有丝毫表情。布袋褪到地上，只见这些孩子呈盘膝的坐姿，两手还交叉在胸前，身上原先的衣服也被换掉，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华丽神袍，脖子上绕满骸骨连成的串珠，头上戴着鸟羽和禾穗混编的花冠。

女祭司冰冷的目光停驻在孩子们的身上，一声几不可闻的悠悠叹息从重重骷髅的掩映之后飘出，更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厉。接着，她稍稍抬高声音：“开始吧。”

“是！”众人齐声应和，双双眼睛中跳跃着疯狂的火焰。仍然是那个带头的黄袍人，率先来到一个孩子的面前，两手一提，像拎小鸡似的把他提到了火堆近前。那孩子毫无动静，若不是鼻翼轻轻翕动，真和死了差不多。女祭司在孩子跟前站定，左手按在孩子的头顶默祷。少顷，她撤回左手，黄袍人心领神会地抢步上前，手中白光一凛，孩子纤细的脖颈间顿现细细的血线，那孩子还是不动不闹，只在圆睁的呆滞双目最底处，晶莹的泪水无声溢出。

然而脖颈上的血溢得更快，还突突地带着生命的热气，旁边已有人双手捧上瓦罐，接住孩子纯净殷红的鲜血，幼嫩的血气并不腥臭，竟然有种清新的甜香……罐子渐渐盛满，孩子的双眼随之熄灭了最后一缕华彩，软软瘫倒在地上。那女祭司又发出一声轻悠的叹息，抬抬手，幼小的尸体如草叶般轻薄，被抱起来放到一边。接着，便是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最残酷凶恶的杀戮在一片死寂中进行着。终于，一共七个瓦罐整齐排列在女祭司的跟前。

女祭司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条柏枝，她依次将柏枝浸入满盛的鲜血之中，一边念着咒语，一边将血水洒向熊熊燃烧的火堆，她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咒语越念越响。身后诸人跟着她的节奏不停地

跪拜磕头。猛然间，那女祭司捧起瓦罐向火堆砸去，一个、两个……只见血花飞溅、血雨倾盆，随着一声凄厉的哀鸣，女祭司五体投地，全身浸泡在遍地的血水之中，仰起脸来，染得一片狼藉的法冠上，红色的水珠纷纷落下，分不出是泪还是血。女祭司声嘶力竭地呼喊：“至高无上的天神！我们虔诚地信仰您，求您收下我们的献祭，赐给我们力量！求您助我们镇服敌人，我们必将为您献上他们的血肉！求您让我们的战士勇力非凡，虽死亦能复生……最伟大的天神，求您赐福我们！我们愿做您最忠实的奴仆，求您用他们的死换我们的生！”

与其说她是在狂烈的祈祷，倒不如说更像是绝望的呼号。一瞬间，天空中黑云翻滚、闷雷阵阵，伴着一声闪电劈开霄汉，博格多山上山风呼啸、草木喧哗，似乎所有的鬼神、山精、恶灵、罗刹、夜叉、魍魉都听到了她的召唤，蜂拥而至……

旭日东升，鬼魅潜行的夜晚消失无踪，沉入梦境的最深处。

庭州城内外，仍是一片熙熙攘攘、欢歌笑语的尘世俗景。庭州城的中央大街上，狄景晖顶着烈日阔步如飞，他是到刺史府去接圣旨的。自从离开草原上的营地，狄景晖便搬入乾门邸店，与乌质勒兄妹共同居住。狄仁杰走后，朝廷尚未任命新的庭州刺史，官府只勉强维持日常运作，狄景晖这个身份特殊的流放犯更无人搭理，全然随他自己行事了。

狄景晖倒不浪费时间，每天忙里忙外主要有两件事情。一是狄仁杰离开庭州时，嘱咐他要继续将庭州剩余的零散瘟疫全部控制住，因此狄景晖这些天在官府的配合下，始终在查找漏网的病例，并对症派药。有些疫病患者由于救治不及时，引发了别的病症，一时难以痊愈，狄景晖也去向裴素云请教，还找来庭州城的其他医师，共同诊治。到了这两天，基本已将疫病的影响完全消除了。

这算是公事。与此同时，狄景晖也没忘记忙自己的私事。借着此次救治瘟疫，他恰好将庭州城大大小小的各族药商一网打尽，全都认识了个遍。并凭借药商经验和宰相公子的背景，很快获得了这些商贩的信任，并借机仔细考察了以庭州为中心的西域药物贩卖的情况，做到了心中有数。对于自己的将来，狄景晖从来没有停止过筹划，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险和曲折，他比过去更加重视根植于内心的愿望，因为他现在深知，这样的愿望也属于他日渐衰老的父亲和生死未卜的朋友。

这个愿望就是：坚定地活下去，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最近这些日子，狄景晖发现，过去他不理解的，现在都了然于心；过去他习惯轻视的，现在都学会了珍重。虽然面对人生的种种抉择，狄景晖知道各自仍会有着天壤之别，但同情之心常在，亦令他会有切肤的痛惜，只因他还有机会重新来过，可是别人呢？

一路上边走边想，思虑万千，狄景晖猛然抬头时，发现已站在了庭州刺史府高大的府门前。人来人往的通衢大街上，市声沸腾，热闹非凡。狄景晖不觉怔了怔，几个多月前他与袁从英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物是人非的感触猛烈冲击着他的心胸。狄景晖深深吸了口气，抬腿迈入大门。

失去了刺史的庭州官府群龙无首，临时主事的只是一名录事参军，自谓位低人微，不肯承担任何责任，以“少做少错、不做不错”的态度来对待所有公务。见到狄景晖进来，赶紧点头哈腰地迎到正堂之外，让不知就里的外人看到，恐怕要误会狄景晖才是上官。狄景晖也不管他，只对着正堂案上高高摆放的圣旨磕头下跪，双手举过头顶，郑重接过。

这边狄景晖还在仔细阅读圣旨，那边录事参军已急不可待地向他恭喜了。狄景晖充耳不闻，虽然多少有些思想准备，圣旨上

的内容仍然令他百感交集。真没想到，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，他就这样结束了流放生涯，也结束了豪迈与悲壮交织、神秘与激情共舞的西域生活，从此命运又要将他引入一个全新的未来，那里既有看似熟悉的荣耀和富足，却又包含着陌生的危险和考验。当然这一次，他还是别无选择，只有前行。

向录事参军道了谢，狄景晖便要告辞。录事参军殷勤相送，二人刚走到刺史府门前，“咚、咚、咚”的鸣冤鼓声震耳欲聋，将二人都吓了一跳。再听府门外，哭号叫闹已经乱作一团。狄景晖正大感诧异，差役狂奔入内，向录事参军报告说，刺史府门外有百姓闹事。那录事参军就怕出事，顿时急得变了脸色，再一细问方知，原来是最近城中多户百姓走失了家中小儿，一连数日遍寻不着，家里人都着了慌，结伴到刺史府报官来了。

录事参军一听，脑袋大了好几圈，真真是越怕麻烦越麻烦。抬起头来，看到狄景晖正盯着自己，录事参军咧嘴苦笑：“狄公子，您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了？咱庭州怎么就没个消停？”

狄景晖耸了耸肩，调侃道：“流年不利吧，恐怕录事大人要去求个神拜个佛。”

见录事参军仍在原地百般踌躇，狄景晖拱手道：“录事大人公务要紧，狄某就不多叨扰了。”

“咳！”录事参军连连摇头，也作揖道，“要是狄大人在就好喽，小官也不用如此作难。狄公子请便，小官就不送了，不送了。”

狄景晖打个哈哈：“这种案子恐怕还是本地人断起来更顺手，录事大人不过稍微辛苦些，替百姓找回走失的孩子也是积德的好事情嘛。”

录事参军脸色阴沉下来，看看四下无人，方才凑到狄景晖面前道：“狄公子，跟你说句实话，这案子可不简单，蹊跷大着呢。”

“哦？有何蹊跷？”

录事参军摇头道：“不瞞狄公子，差不多十天前就有第一起小儿走失的案子报上来了……”

“十天前？”狄景晖思忖道，“难道我爹走了没多久就出事了吗？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！”

狄景晖问：“那案子破了吗？孩子们找到了吗？”

录事参军又是一通唉声叹气：“刺史府派了人出去，城里城外都找遍了，连个影子都没找到。最可恼的是，此后又陆续有别的小儿走失案报过来。这十来天算起来，大概有几十个孩子没了踪影！”

“几十个？”狄景晖也不觉倒吸口凉气，“难怪百姓到刺史府门口闹事。录事大人，这可是桩大案子啊……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录事参军苦着脸道：“查案本非小官所长，再说庭州刺史缺失，这样的大案没有第一长官属领查察，极难有所突破啊。”

“录事大人的意思是，不想管？”

录事参军沉默了。

狄景晖挑起眉毛道：“狄某对官家的事情一向没什么兴趣，录事大人如何处理案子也轮不到狄某说三道四，不过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，这么多孩子丢失，官府却无所作为，恐怕百姓不会让录事大人轻易蒙混过关了。”

狄景晖话音刚落，刺史府门口的喧闹声一阵高过一阵，二人一齐朝门口望去，录事参军的脸都白了，喃喃道：“不是我想蒙混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小官福薄命浅，管多了只怕招致无妄之灾啊。”

狄景晖皱起眉头：“无妄之灾？这又是从何说起？”

录事参军凑近狄景晖，转动着眼珠道：“狄公子不是外人，小官就再多说一句。我派人查访了这么些天，虽说没找到孩子们，

却也查到些蛛丝马迹，只不过……”他舔了舔嘴唇，脸上突现恐惧之色，“小官目下觉得，这件案子非常人所作，却与鬼神巫术有关！”

狄景晖不可思议地瞧着录事参军：“录事大人，您没事吧？”

跨出刺史府正门时，闹事的百姓们正在差役的推搡驱赶中挣扎呼号。狄景晖冷眼旁观，只见好几个妇人已哭得昏厥在地，不用猜就知道是走失了孩子的母亲，她们身边的男人中有胡人也有汉人，俱是面容憔悴，神色既焦虑又愤怒。狄景晖默默从他们身旁走过，回想着方才录事参军的一番说辞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那录事参军说话间闪闪烁烁，语焉不详地透露给狄景晖，庭州新起的这一系列儿童走失案似乎牵扯着某种隐秘的力量，具体情形他也不清楚，但那些丢失的孩子必然凶多吉少。因为害怕邪灵的威力，更害怕给自己招致祸患，录事大人已拿定了主意不去追查。接着，他又神秘兮兮地告诉狄景晖，此次朝廷和赦免狄景晖的圣旨一起下发到庭州的，还有任命新刺史的公文。原凉州刺史，本次在陇右战事中立下赫赫战功，并得到狄仁杰大为赞赏的崔兴大人，将接任庭州刺史一职，不日就要到任。录事大人的如意算盘就是拖一天算一天，只要拖到崔大人来庭州赴职，把这一大团乱麻扔过去，他自己也就解脱了。

狄景晖无言以对，既然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庭州了，他也不想多管闲事，只是给录事大人提议说，即使不卖力追查案件，至少也该在全城张贴公告，让百姓在最近这段时间里管好自己的孩子，尽量避免类似事件愈演愈烈，等到时候崔刺史来了，录事大人也好有个交代。

顺着通衢大道走了很远，刺史府门口的吵闹声仍然不断涌入狄景晖的耳朵。狄景晖停下脚步，仰望晴空，庭州盛夏火辣辣的艳阳仍然那么灼人。他眯起眼睛，一时间无法说清自己此时此刻

的心情，究竟是喜还是忧？真的要回去了吗？

想到洛阳，狄景晖的眼前又浮现出狄仁杰苍老的脸庞。狄景晖早已不记得，自己有多久没有认真端详过父亲了，但就在不久前的重逢中，他才震惊地发现，原以为永远睿智强大、不可战胜的父亲，竟已衰老到令自己心颤的地步。狄景晖想，让自己回洛阳，一定是皇帝体察父亲的心意所作的决定，说不定父亲还为此恳求了皇帝。只可叹，还有一个人，像自己一样令老父亲牵肠挂肚的人，却是求也求不回去了。

“庭州，庭州。”狄景晖的眼睛湿润了，“当初是我信誓旦旦要在此地生根，可是今天，从英，倒是你，要永远留下来了……”

洛阳附近的石淙山山峦秀美，云蒸霞蔚。山间遍布清泉小溪，淙淙流淌于嶙峋碎石之上，如琴韵悠扬，日夜不绝，从而得名“石淙”。高宗时期，此山便以其清幽隽雅的环境而深得二圣的喜爱。每当洛阳盛夏时节，高宗武后常常临幸石淙山，避暑消夏，石淙山遂成洛阳郊外皇室的消暑胜地。

七月初一，武皇在洛阳城头迎得自陇右大胜还朝的十万大军，欣喜之余大赦天下，并改元“久视”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妇仿佛焕发了青春，除了临朝听政之外，更是兴致百倍地寻欢作乐，精力旺盛得让正当壮年的朝臣们都感到既欢喜又压迫。

今天是七月初十，武则天率领她最亲近的皇戚和最宠信的朝臣们，到石淙山游玩。一路之上，女皇的心情出奇好，随行诸位自然也忙着凑趣，好像真的放下了所有的纷争和罅隙，投入风雅清新的山野美景之中，尽享这份难得的轻松与和睦。

日上三竿之时，这支仪仗飘扬、富丽雍长的队伍终于来到了半山的玉泉亭外。此处是石淙山风景最胜之处，往上看，一挂碎